

婚恋家庭

都说婚后一年是“纸婚”，这个纸到底是什么纸？砂纸还是白纸？“80后”女生顾小影用她的亲身经历向读者们展示了婚后一年的“砂纸”生活。嫁给“凤凰男”出身的省委办公厅秘书管桐后，顾小影发现，无论是农村公婆的生活习惯、思维方式，还是管桐作为一名政府官员的业余爱好、行为习惯，甚或两人对待事业与家庭关系的态度，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歧与摩擦……



出走两周后顾小影终于回家了

顾小影就这样开始了住校的日子——客观点说这种日子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凄凉，首先因为不需要在有课的日子里早起乘坐班车了，顾小影就可以每天早晨睡到八点才起床；其次是不需要被家务活挤占很多时间，顾小影终于有了大把的时间租言情小说看……但是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顾小影还是会不可遏制地想念管桐——虽然愤愤不平，但她习惯了他的怀抱、他的体温，就会无法割舍。顾小影很鄙视这个没有骨气的自己。

可是，面对那些此起彼伏的电话与短信，顾小影恐怕也很难有骨气——就在顾小影住校的日子里，管桐好像突然爆发了连谈恋爱时都没有过的文采！那些天，各式各样的短信——忏悔的、自责的、说理的、抒情的——纷至沓来，险些把顾小影的手机挤爆！

江岳阳显然是受自家师兄委托，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顾小影的课堂上，企图用视觉骚扰的方式提醒她某人的存在。不过顾小影视若无睹，照例还是和学生们慷慨激昂地侃天侃地。江岳阳一边听课一边给管桐发短信，说说顾小影在讲什么，又给学生灌输怎样的思想了……从管桐那边走来看，不啻于现场直播。

终于等到十一点半，顾小影下课，江岳阳站在门口堵截。顾小影无奈，翻白眼给江岳阳看：“江老师，麻烦让一让，我还有急事。”可是还没等她开口奚落江岳阳，江岳阳已经抢先开口说：“我师兄考上了。”“考上什么？”顾小影摸不着头脑。“蒲荫县委常委、副县长。”江岳阳耸耸肩，“据说最多再过一个半月就起程。”“什么？”顾小影以为自己的耳朵坏了，“蒲荫？”“没错，”江岳阳点点头，“距离咱们这里四百多公里，长途车要四个半小时，本省著名的欠发达地区，这一去就是两年，两年后根据工作情况再进行调整，或许回省委，或许留在当地，继续做县长、县委书记、市长、市委书记……”

顾小影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她愣愣地站在江岳阳面前，有点迷茫。她想不明白，这么大的事情，管桐为什么不亲口告诉她？像是看透了她的心思，江岳阳已经开口：“师兄说你回他的短信，也拒接他的电话，所以才托我告诉你。”

他皱着眉头，语气苦恼：“顾小影，你都出来两周了，也该想清楚了吧？我师兄真是对你一心一意，可是他的压力真的挺大，老家的、爹妈的、工作的……这些他都不能跟你说，总是一个人顶着。你就体谅他一下，好不好？”江岳阳就这样自说自话地唠叨，可是顾小影基本没听清他在说什么。

她只是呆呆地想，管桐要去蒲荫了，还有一个半月就要走了，四百多公里的距离，当然不是想回来就能随时回来的。他们真的要分居了——已经过去的两周分居生活在未来两年甚至可能是十年、二十年分居生涯面前，已经显得那么短促。在此之前，他也经常加班，可是她从来没觉得有什么遥远的距离感。就连这次赌气分开，她也知道他在她身边，只要她需要，他随时都可以在她身边……可是，如果他去了蒲荫，四百公里的距离之外，她要怎么办？

顾小影的眼睛里渐渐蒙了水汽，江岳阳说到义正词严的时候低头一看，吓一大跳！

“顾小影！你别哭啊，我师兄真是有意瞒着你的……”没等他说完，突然看见顾小影转身往楼下跑，江岳阳一愣，急忙喊：“快点跑啊！还有十分钟就开班车了！”一边喊一边得意洋洋地笑，心里暗想：偏不告诉管桐他老婆回家了！他活该被吓一跳！

江岳阳没猜错，顾小影回家了。这个时间回家，管桐当然不会在家里。可是当顾小影推开久违两周的家门时，扑面而来的熟悉气息还是让她一下子就红了眼眶。她关上门，站在客厅里，似乎还能看见两周前的清晨，管桐的勃然大怒、魏艳艳的瑟缩委屈，以及她自己的悲愤交加。屋里很安静，原来管桐在短信里说的是真的——事后不久，魏艳艳去了一家民营企业工作，工厂在高新区，他便在那附近帮魏艳艳租了房子。

这里，终究又变成她顾小影的家。当她不在家的日子里，这里又变成一间落寞的房子。顾小影扭头，还能看见餐桌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——两周了，按照管桐最近这段时间的工作强度，当然不可能有时间在家做饭吃，更不会有时间擦桌子。

屋子里安静得只能听见时钟“滴答滴答”地响。顾小影无奈地叹口气，卷起袖子去卫生间里找抹布，然后把桌子、椅子、柜子、台子，包括晾衣竿和饮水机都擦了个纤尘不染；又找出“五强粉”，把马桶、脸盆、盥洗池都刷了个干干净净；然后扫地、擦地、洗床单、洗被套……大汗淋漓地把家里旧貌换新颜之后，顾小影心满意足地瘫软在沙发上，心想，这才像个“家”的样子嘛。

名人有约

从恶童出世，到不羁少年，再到一个不甘认命的热血青年；从维系四年的初恋，到十七年后仍然完美的婚姻，再到父母之恩、为子之孝，还有对女儿的舐犊情深；从当年一脚“狗屎运”踏入央视，到远赴西藏的怀才不遇，再到《幸运52》的从天而降，《非常6+1》《梦想中国》《咏乐汇》的异军突起。李咏道出了一切绕不开的经历、感悟、感恩，当然还有绕不开的痛苦和牢骚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俗人李咏。

“征服”奶奶，等于搞定全家

一年以后，1989年春节，我这个丑女婿上门去啦。哈文提前透了口风给我，她爸是个大孝子，搞定她爸，首先要搞定奶奶，奶奶高兴，全家高兴。

坐火车到宁夏已是傍晚，第一件事就是拎着礼物去三伯家看奶奶。奶奶长，奶奶短，嘴儿是要多甜有多甜。奶奶喜欢得不行，拉着我的手不放：“这小子真好，白净！要是我们家哈文像你这么白就好啦。想当初我年轻的时候，也白着呢！”

此后任何时间，我们回宁夏老家，第一件事都是看奶奶。“征服”了奶奶，后面果然一路绿灯。大姑大姨大姐一律说好，皮肤白净，细嫩，会说话，手好看，懂事儿，一见我就喜笑颜开。

和哈文家人一起聊天，我才知道她父亲不简单，是一位中共高官。二十多岁的时候，就被任命为本溪市税务局长，周恩来总理亲笔手书的委任状。1958年，他赴宁夏负责成立回族自治区的筹备工作。

听到这段历史，我对准岳父肃然起敬。别看我在家是老疙瘩，不怎么干活儿，到了这儿，可有眼力了，特会献殷勤。准岳父起得早，每天早上6点，他起我也起，他做早饭，我打下手。

几年以后，我们大学毕业，哈文被分到天津电视台工作。我送她过去，受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驻天津办主任的热情款待。席间，还说起一段往事。

就在我向哈文表白心迹的时候，正赶上她父亲到北京办事，她就向父亲提到了我，父亲当时表示不同意。这也就是我有一段“备受折磨”的原因。而老人家的考虑，其实不仅仅是“以学习为重”。

离开北京，他的下一站是天津，一到地方就召见办事处主任，吩咐道：“赶紧

给我女儿物色个男朋友，必须是穆斯林，研究生！”

我虽然保持穆斯林的生活习惯，户口本里民族一栏却是“汉”。看来在老人眼里，这是个大问题。

到了第二年，我已经将哈文一家老小“拿下”，顺利通关，父亲又去天津视察。天津办主任犯愁地汇报说：“您嘱咐的事儿，我一直想着呢。可我们这边儿回族的研究生不太多，还没碰上合适的。”

“嗨！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？”父亲大手一挥，“甭找了，人都带家里去了，老太太带头同意！”

会赚钱的女婿才是好女婿

谈恋爱这事儿，投入挺大，不光是感情，还有资金。那阵儿家里每月给我寄100块钱，一个人凑合够用，俩人可差远了去了。总得讲点儿浪漫吧？讲点儿情调吧？

记得那次，我们在东四的大华影院看电影，散场后出来，饿了，去旁边一家咖啡馆买了一个汉堡包。说是汉堡包，其实就是个三明治，不到5分钟吃完了。知道多少钱吗？10块！我心疼死了，一路都在念叨：“贵死了！贵死了！”哈文特记恨我，这男生怎么这么小气！“行啦行啦，花都花了还扯什么呀？”她不耐烦地说。

那个月刚过一半，我的钱就花光了，只好厚着脸皮去找哈文。“哎，媳妇儿。”“呸！谁是你媳妇儿？”她对我怒目而视。“行行，哈文，行了吧？”我赶紧识相地改了口，“那什么，我这月没钱了，要不把你的钱拿出来，咱一块儿花，行吗？”

这可是初恋啊，最忌讳谈的就是“钱”。可是没钱追什么女孩儿，不是扯吗？我可不想打肿脸充胖子。

后来的很多时候，每当哈文展开“如

商战风云

数年前，在一次股市的多、空之战中，以赵云狄、林康为首的私募基金——金鼎投资，和以王雨农为首的私募基金——鑫利投资背信弃义，导致金鼎投资惨败。以至于其基金掌舵人赵云狄跳楼，林康远走海外。数年后，林康回国组建私募基金——鹏达投资。在摄取巨大利润的同时，暗中积蓄力量，以期与鑫利投资进行最后的决战……

林康小试牛刀净赚75万美元

林康在一家中餐馆找了个刷盘子的钟点工工作。每天晚上8点工作到10点，两个小时要将餐馆所有的盘子刷干净，报酬是十美元。这样他每月可收入300美元，除去每月交的100美元的房租外，可以净剩200美元。另外，他还向学校里申请到了一个可以拿到奖学金的助教职位，这样还可以有一笔收入。

纽约商学院的课程很重，小考不断，许多课都有做论文的任务。为了在学期结束时拿到全A，保证下一年的奖学金，学习到夜里12点并不是稀罕事。林康从餐馆打工回来，还要学习到凌晨一两点钟，加上不习惯美国的饮食，时间一长，眼圈发黑，神色憔悴。

半夜里，露易丝满身酒气地从外面回来，见林康房间还亮着灯，过来敲门：“你怎么还不睡？你都累坏了。”她坐在床上，点燃了一根烟，心疼地说道：“谢谢你，露易丝。我们课程很重，杰克教授每次都要我们用大量的数学计算来论证他的经济学理论，为了得到A，所以我不得不——”“你们中国留学生，就喜欢得A，学分真的那么重要吗？”“得到A，才能得到年底和下年的奖学金啊，这样下年的学费才有保证。”

早晨，林康被床头的钟声震醒，用力

揉了揉眼睛，去卫生间洗了把脸，拿起昨晚准备好的面包和牛奶，急匆匆地向教室走去。

外面下雨了，不大，轻轻飘着细细的雨丝，如丝如线，蒙蒙一片。道旁修剪得平整的草坪，草色绿得逼人眼帘，趁着如雾般的丝雨，几欲沉醉。林康一直慨叹寸土寸金的纽约竟然如此重视绿化，在摩天大楼丛林里，每每在不经意间的地方铺设一块平整的草坪，栽种一些绿树或者矗立着美丽的雕塑。

“林康，等等我。”林康回转身，见林蕴涵快步跑来。林蕴涵一袭白衣，长发披肩，白腻如脂的脖子上围着小小的碎花围巾，自有一段动人心魄的风情。

“你不愿理我吗？”“怎么会呢，我怎么可能会不理你？”“那前几次喊你到我表哥那儿开Party，你怎么不去？”“我有很多功课，还要去餐馆打工，哪有时间？”林蕴涵贝齿轻咬嘴唇，微微抬起下巴，若有所思道：“你在哪个餐馆打工？那儿还要人吗？我也想去那儿打工。”林康不解，问道：“你也打工？”“我就不能打工了？”林蕴涵双手背后，歪着头，似笑非笑地抬头凝望着他，长长的睫毛上挂着一颗晶莹的雨珠，几欲滚落下来。林康怦然心动，不敢再看，眼光飘忽到远处。

9·11事件之后，美联储在开盘前突然宣布：隔夜拆借利率调低五十个基点，降至3%。这是美联储市场公开委员会第三次在例会之外宣布降息。尽管如此，美国股市开盘后还是大幅狂跌。

林康坐在电脑前，望着不断下滑的K线，镇定自若。一大早，林康就让秦怡静和林蕴涵开车去了肯尼迪国际机场，借接人之际探视美国警方对安全问题是否重视。

“我要买进INVN(InVision公司股票



果你可以整天在家待着多好”的幻想，就会遭到我的无情打击：“我也想整天在家啊，在家待着怎么挣钱？家里生活怎么维持？这是现实问题。”

我说的是大实话，却令哈文恼火得很：不解风情，就知道钱！话又说回当年，穷则思变，我挣钱的首选途径是配音。去中央电化教育馆给影视教学资料配音，每分钟6毛钱。几千字的稿子，15分钟配完，能挣9块。我们班当时有二十多个人去面试，最后就留下我一个，因为我踏实。15分钟的片子，我之前要看一整天，熟悉内容，对口型。运气好的时候，一个月下来能挣一千多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绝对大款了。

后来又找了个来钱更快的活儿，在内蒙古饭店一层的歌厅里当驻店司仪，每天晚上主持两场演出，工资一天一结。

哈文唱歌很好，当年代表七大艺术学院参加过全北京市的大学生巡演。我觉得这种事吃力不讨好，没劲。要玩儿就玩儿真的。

“别尽给我现眼，既然是我媳妇儿，跟我出去！”“呸，谁是你媳妇儿？”哈文一把把我的手打开，“出去干什么？”“挣钱！”“挣钱？”她犹豫了一下，“能挣多少？”“钱不多，我努力！”说完，我拽着她来到内蒙古饭店，介绍她当驻唱歌手，开始了“夫唱妇随”的兼职生涯。算起来，一个月赚的钱少说也有一千多。



代码)。”林康轻点鼠标将账户上的所有的资金全部买进了INVN。美国三大股指伴着股票价格不停地狂泻，而INVN的股价却不断地扶摇上升，林康在买入时已经从开盘时的4.83美元，攀升到6.45美元。

比菲尔着急催促林康：“林，先操作我的账户！”“你有电脑，为什么不拿来用？”一句话提醒梦中人，比菲尔猛拍了一下脑袋，转身跑回了自己房间。仅仅一天，林康账户上已经多出了4万多美元。秦怡静赚得最多，已经赚了将近6万美元。露易丝赚得最少，也已经有了1万多美元了。

12月14日那天，INVN飙升到了45.5美元，较之当初6.45美元的买入价格，已经疯狂上涨了39.05美元了！距12月25日圣诞节还有十多天，林康全部清了仓，除去缴税及手续费等，净赚75万美元。同样比菲尔、露易丝和秦怡静也赚了个盆满钵满。比菲尔望着账户里的钱，兴奋不已，大叫道：“哦，上帝！我快成了百万富翁了！”

露易丝尽管有了比上次多得多的钞票，不过她却没有了上一次的兴奋：“喂，你们有了这么多钱，准备干什么？大家都说说。秦，你先说。”她转过头问秦怡静。“存起来！”秦怡静想都没想。“比菲尔，你呢？”“我想把那些助学贷款还了，嗯，还要，还要留一些钱准备炒股。林，你说我说的对吗？”比菲尔看到林康在那儿发呆，忍不住问道，“林，你有这么多钱，准备做什么？要买一辆新车吗？”“不，我什么都不想干，只想把欠别人的债还了！我欠了很多债！”“有感情债吗？林。”露易丝开玩笑似的问。“有！一辈子的感情债！”林康闭上眼，缓缓吐出了一句。